

年

卷

3

第

期

3-4

第

人人周刊



作崗滬 票投『主民』

目錄

團結得更緊密些吧	短評三則	漫畫二幅
談談金融企業家對職工運動的態度	業除動態	敏之
談戀愛(一)(生活漫談)	八年來的保險業聯誼會	柳青
青天白日下，點了燈籠上社會局	有人在她們背後打躬	章亦秦
粗心並不等於大膽	選舉市參議員	王天
談女人翻身	書刊介紹	曉民
我選舉誰?	讀書信	陳淑珍
阿王哥(文)	職工的故事(三年又三年)	陸志良
		楊嘯嘯
		洪荒
		史理雅
		捷夫
		敏



團 結 得 更 緊

勞 動 節

從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工人爲了爭取三八工作制，舉行示威以來，五一勞動節，成了全世界職工檢閱自己力量的節目。「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啊！」一直是指示職工解放道路的號召。

團結就是力量，這個真理，已被廣大的職工羣衆日益深切地體會到了。爲了改善生活，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爲了抵抗日寇，爭取民族解放，需要團結；爲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完成建國的大業，更需要團結。

事實上目前上海職工的團結比以前任何時代，都要超過多多了。然而，我想誰也不敢說，我們是已經團結得非常鞏固，無懈可擊了。看看有些地方，職工間派別的，鬧意見的，獨善其身的，五分鐘熱度的，各種不團結的現象，實還不少。這很使一般熱心朋友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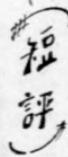
有人失望地說：「咳，弄不好的，中國人總歸弄不好的。」

這句話有兩層危險性，第一、他說弄不好的，就不要再弄了，第二、中國人弄不好，只好等外國人來弄了。

然而，中國人其實分作兩類。一種是希望團結進步求解放的，另一種是拚命倒退，而且要拖着人家跟他一起倒退的。正是後者，用限制，禁止，挑撥，分化，逮捕，虐殺，等等手段來破壞和阻止職工的團結。我們要做到真正的團結，就非向這些破壞勢力作鬥爭不可。就是要爭取保障集會與結社自由的民主政治。

除了這種外來的破壞團結的勢力之外，我們還要注意在職工運動內部，有種種毛病，也大大阻礙了本身的緊密團結。

在這方面，我所要提出的倒不是什麼宗派主



誰的恥辱？

記得宋子文院長曾宣布過，四月十五日上海的物價將大跌，結果

到時候，物價不但見「跌」，反而惹出公共事業電車電費的漲價。工潮依然澎湃，不見起色，甚至波及原是「文質彬彬」的教育界，教授們爲了活不下，要求提高待遇而罷起教來。凡是神經沒有完全被麻木的人，只要從繁華的表面（實際上，現在連這一個繁華的表面都已經維持不住了）往深處看一層，誰

不心亂如麻，浩嘆這一團糟的世界再回頭看看，那些——就不說什麼「公僕」，照前清老式的稱呼來：民之「父母官」吧，對「子民

目前身受的這些種種痛苦似乎仍止於「精神關心」（誰知連這些「精神關心」還是否是真心誠意的）；

但不見他們拿出過「有效措置」；（像中央社上海分社社長在「市參議會」提出的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措置平定東北內亂」一樣），實踐

過人民的一絲絲要求，還要在許多莫名其妙的小事情上給「子民」加

添無數不必要的麻煩——當局對戲

劇界聯合呼籲取消捐稅不繳不辦，反在「秩序」的幌子下勒令各電影院必須對號入座，惹起幾家電影院被逼停業（假使是電影院自動的，他們又可以加一個「擾亂市容」的罪名了）就是一例。

算起來又是一個多月前了，本市公立學校的教員也曾因要求提高待遇罷過教，事情結束後，錢市長

曾對他們「訓過話」，大意說公務員是應該以服務爲職責的，而今連你們都學那些知識淺薄的職工們的樣罷起工來，「這實在是上海的恥辱」，言下之意倒是他們要求提

高待遇的不好。但是在我們這些「生活」比「服務」看的重的「子民」看來，我們倒實在猜不透這成今天這樣混亂局面的，到底是那些活

不下要求活下去的罷工者的恥辱，還是那些滿嘴「仁義道德」，「新生活」，却成績一點也沒有做出來的「父母官」和現在「國府諸公」

的恥辱？（特哥）

救救工業界

日本現有二百五十萬紗錠在轉動，據說已獲麥帥允准，最近可能增加到六百萬錠。

撤開戰勝取不該，撤開自治被管，環境的優劣不談，單從人口方面推算：中國應該轉動的紗錠如

密 些 吧 !

感 雜

義，風頭主義，獨善其身主義，胆小病，自私病，鄉土觀念，幫派觀念，那一類顯而易見的大病，這些從剝削階級遺傳過來的大病症，已為大眾所熟知，現在暫且不談。我要說的是幾種常見被人忽視却又為害頗大的毛病。

一是性急病，自己熱心，希望人家跟他一樣熱心，恨不得「一下子」把事情都辦起來。自己跑得飛快，不管人家跟得上跟不上。結果是熱心弱了和不熱心份子遠遠脫節，團結的力量反而削弱了。

二是近視病。有些人把職工運動只看作是加工錢運動，團結起來，要求改善待遇，大家很起勁。等到工錢加了一些，就認為目的已達，諸事大吉。對於經常的組織學習，舉辦福利事業，提高技術水準，以及爭取國家的進步，職工階級的澈底解放等等遠大目標，都不關心了。團結也就此鬆懈下來。

三是模倣病。為了團結和組織，有些基本原則，是對各處職工都適用的。但倘使職工運動的組織者，專事模倣別人，依樣畫葫蘆，不顧到自己的部門裏的特點，和自己會員們的特殊需要，就會把一個團體弄得死氣沉沉，不能發展，以致失敗。比如有有一個工廠，看別人家都有一個圖書館，也發起來辦它一個，結果是沒成績。為什麼呢，因為這廠裏的工友，識字的人太少了。辦一個識字班，或許倒是能團結起許多人來的。有些團體，專注重形式，看見人家有理事會，常理會，幹事會，委員會，小組會，以及什麼部，什麼科，什麼股，自己也照式照樣成立起這麼一大套，結果是人少街頭多，會多工作少，團結起一個空架子，卻沒團結起多少活人。也

是犯了這種形式主義公式主義的毛病。
四是担心病。粗心的朋友們常常只憑熱望，不問環境，只看到順利的

果是四·五與一之比的一千零廿五萬錠，也僅僅剛與日本看齊。但現在，第六區機器紡織工業公會理事劉丕基氏說：全國共有四百萬錠，而第六區佔有的有一百八十七·八萬錠中僅有一百〇六·七萬錠在轉動的一樣，全國也僅有二百七六·七萬錠開工。以紗錠計約合日本的百分之九十；以人口計僅合日本的百分之廿二！

蘇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工業非常衰頹，然而現在是，不但祇是看齊，而且有很多還是超過了英美的。

因此，劉氏的話是對的：祇消「該業之努力政府之協助」，初步「除原有者外（即四百萬錠）至少需再增六百萬錠」（恰合中國與日本人口比例），做到自供自給，纔能奠定復興的基礎。

然而，我們却並不作增加紗錠挽救工業的打算，輪船上卸下和湧進我國市場的是「僅僅一角七分美金」一磅比國產低廉三分之二的棉紗，這樣，引劉氏的話是「我國紗業勢將完全被迫破產」？

政府話公都是不希望中國的工業破產的，如果他們真心為國為民，不為私的話，那末，請掉掉眼光，正視一下現實！
請來救救工業界，救救產業部門裏行將被迫廢而無工可做的工人！

人！

秋波太遲了

(卡)

第一號巨奸陳逆公博終於判死刑了，化了一個鐘頭，欣賞了他三萬餘言的自白書之一部，覺得「人之將死其言亦善」這句話，並不適用於陳逆。正相反，自白書的內容充滿了血腥。洋溢著怨恨嗚噓，慨嘆着人家對於他的「我入地獄」的精神以及為國為民的「豐功偉績」，竟一點還沒有反應，尤其精彩的是時到此刻，還在秋波頻送，同時對二號巨奸周逆佛德也不免微有醋意。

原來他的出任類（奸）巨；主要動機為着愛護「黨」，始終強調「黨不可分國必統一」的主張，為着「不使蘇俄佔便宜，不替共產黨造機會，纔覺取和平之路」。還正投合了今日一般「愛國志士」的口吻，「否則黨一失敗，國亦不救」。

因此，「既負軍事上的責任，我不得不替中國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為中國統一後打算，因此我決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黨妥協，祇有和日本破裂」，「一作一防共區域的準備，使東南得到一個安全地域，一旦有事，不致淪於匪手」。

日本並沒有和共黨妥協，所以他到底沒有和日本破裂。

這些話，要是在他未逃亡到日本前發表的話，則未始不可成為今日東北（或其他地區）的「英雄」，那又當刮目相看了，但可惜的這是秋波送的太遲了。（言）

一面，忘了困難的一面。他們以為要求加薪，越多越好，發動鬥爭，越見越好。只圖痛快，不問後果。這種作風，很使得一些地方的職工團結運動，在剛剛萌芽之際，就遭到重挫，以致一蹶不振，很難翻身。我們要提醒粗心的朋友們，不要只看自己，不顧別人，也不要單打職工方面的算盤，不管資方的實際處境。同時更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一般破壞職工運動的人，除了高壓手段之外，就最善於用挑撥的手段，提出過高的口號，刺激職工去亂撞亂碰，碰得頭破血流，一塌胡塗，結果是幹部慘遭打擊，會員力竭氣衰，甚至失敗之後，互相埋怨，自起內鬨，而他們破壞團結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為了真正緊密的團結起來，克服上述的幾種幼稚病是非常必要的。

編者，作者，讀者：

在編餘之暇，照例是應該說幾句話的；首先，我們想向讀者諸君求救，我們的這份小小的刊物，它的內容，編排是否合大眾的胃口？或者是需要怎樣一類的文章，我們竭誠希望大家能給我們不諱的提些意見，以資改進。

「五一」節來了，我們沒有什麼湊熱鬧的大文章，祇在沉默中過去，但做之先生的一篇勞動節什麼——團結得更緊些吧！針對目前職工運動過程中幾個幼稚病有所論述每個職工運動朋友倒頗值得一讀。

每周關於時事評壇，值得向大家報告的是，我們已請到幾家專家經常為本刊執筆，上期蕭揚先生寫至東北問題答問。」

我們非常希望讀者能在最近給我們寫些工商界真實狀況的文字，最近各大公司商店大減價內幕，工商領袖生活趣（？）聞，就是寫生活通訊的朋友前請注意過去在取材上的一般化，能找到新鮮生動的材料，少作感想性的發揮，而多作具體事實的報導。

售有處到煙名貴高

高樂牌

高提高品質

Y13 出品華裕公司製

上海劇藝社

導演臨佐 劇編屢白陳

圖官陸

劇喜大刺諷·都陪動轟

錄怪百會社舊 記形現揭官新

製巨特超 練排心精

出演院戲大華光

談談金融企業家對於職工運動的態度

龐憶君

勝利以來，由於巨大的民主潮流的推動以及改善生活的要求，上海金融界的職工們便紛紛的組織起來。銀行界方面，除了原有的銀錢業業餘聯誼會復會以外，又產生了銀行員協會，及交換員聯誼會等一類的組織。在各企業中，國家銀行方面，有四行二局聯誼會的組織；在北四行中，有北四行一會交誼會的組織；在南四行中，浙實等行亦有福利會的組織。據說小四行的組織，亦在醞釀中。保險界方面，除了原有保險業聯誼會復會外，也有太、安、天豐的聯誼會，據說還要有保險業聯誼會的組織。這些組織大都包括了企業中百分之八九十的職工們。可見目前的這種風起雲湧的職工運動，也可算盛極一時了。

本來金融業職工們建立自己的組織，是一樁天經地義的事。他們爲了推進業務，提高技能，改善生活，連絡感情都有組織的必要。尤其在今日的社會爲了完成金融業建國的任務亦需要金融界的職工們組織起來，以便共同推動。

因此有些開明的金融企業家，對於職工們這一運動，一開始就站在贊助推動的立場。從經濟上，精神上鼓勵或幫助這一運動。他們認爲職工們組織起來，配合了生活的改善，對於他們業務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他們用民主的方式來消除職工們對於行方的隔膜，因此使得彼此間有了了解。提高了職工對於行的愛護心，也加強了職工們對於業務技能學習的興趣。如最近北方系某大行新當局，一改過去當局的政策，對於職員待遇，除了根據生活指數計算外，還規定了一種基數，使最低薪水者亦能生活在水平線上。因此較爲根本地穩定了職工們的生活

，這是值得稱贊的一件事。據說該行對於職工福利事業，亦頗努力，如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費，全人疾病助金。（職工因病住院院所用醫藥費，住三等病房者由行方全部供給，住二等者行方津貼三分之二，住頭等者供給三分之一。）又有合作社的組織，與××會的復會對職工業餘生活，無不盡量設法改善。這種種善意的措施，雖然有時因爲有些舊當局從中作梗，善意被打折扣（如最近加薪事件頗多「作用」，使得職工們認爲不滿）但是一般說起來，確是一種賢明的對於職工運動的態度。

但是就整個的金融界來說，採取這種態度的當局還嫌太少。有很多的



Wan Yun 1946.
作 芸 萬 攀 可 不 高

當局，對於職工運動，還存在着消極的或敵視的態度，他們認為職工們如被組織起來，他們就不能隨便做主，實在是件麻煩的事，因此他們往往在採取了威脅與利誘的變重政策來破壞或者分化這一運動。他們所用的手段大約有下面幾種：

一、壓制政策——這一種政策是最普通的了，如最近某些國家銀行當局就以「國營事業的職工沒有怠工權」或者「某人來滬時會下令如有再有怠工事件將送警備司令部查辦」等來恐嚇職工，而對於職工的代表，往往以開除或調動來威脅。如最近某大保險公司忽發表調動某代表至寧波的事，又如某大國家銀行的內地支行中，曾有陳某本已決定調滬，因他經過時曾代表全人要求改善待遇，而被調回原地。

二、欺騙與愚弄政策——如某國家銀行新經理上任時曾發表一遍演說，天花亂墜的說了一大套：要辦這樣那樣的福利事業，要推動職工運動。說得職工的心花怒放，總以為有好日子過了。可是數月以來，一無發現。弄得職工們每月提要求，連合作社的一筆基金，亦遲遲沒有撥出。所說的謊，只盡了一時哄騙作用，如同「四項諾言」一樣使人失望。又如江西路某大商業銀行人事科長，一向以民主為號召，在刊物上寫文章，鼓吹民主，但是在行內就沒有民主，不許職工們組織，這真是可笑的事。又如寧波路某大銀行向來是以歐美式的人事管理制度著稱。人事科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對於全人的一切舉動，都有卡紙記錄，在職工中收買心腹，以為耳目。這種作風簡直是日本法西斯式的何嘗是歐美民主作風呢？最近該行舉行過一次徵文，題目大概是對於行的意見吧！中選者獎洋一、二千元。這種方法一方面好像聽聽大家的意見，以示民主作風，一方面也好讓職工們在文章內，出出氣。不是一舉兩得嗎？當各銀行職工們要求改善待遇時，他願意將津貼提到十一萬五千元，但發表時只九萬五千元，留一點退步，假使職工們老實不響的話，他就老實不客氣了。這種欺騙與愚弄的政策，未免也太過份了吧！

三、分化與利誘政策——這也是一種慣用的政策，普通用在加強待遇的差別來分化中下之間的團結。固然由於各人能力強弱，任職久暫，以及負責輕重的不同，在某種限度以內，可以而且應該有些差別。但往往超越了這些限度，而被利用為分化的手段。如職務津貼的提高，薪水倍數的差

別。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特設一些小街頭，如領組，主任等名目來籠絡一下，對有「魄力」的甚至不惜用副經理的名義來拉一下。據說某銀行的副理，就是這樣得來的。

這種種的態度實在是不對的。他既不能真正的阻止住職工運動，又不能給自已設置固與發展，相反會給職工運動一種刺激與客觀的鼓勵，對於企業家本身是大失信心的事。

金融業的企業家們為了要發展業務，完成金融任務，必需要得到職工們的支持。這個關鍵就在於你們對於職工們的態度，還是採取明白的推動的前一種態度，還是用愚弄的後一種政策？我想這是一件容易決定的事吧。

調整廣告刊例

封底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彩色
八萬	七萬	四萬	二萬	一萬	加倍
元	元	元	元	元	自版

敬請注意

人人周刊

編輯者 人人周刊社
 發行人 莫文垠
 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總經理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電話九二八八九



五金工廠的危機

柳青

近百年來，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特殊買賣、統治階級的剝削、排擠，使國內的工業的創設和發展遭到了極大的阻力與打擊。抗戰初起，更使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五金工業受到莫大的損失和摧殘，有的流浪環遷，有的燬於砲火。戰事西移上海仗租界勢力的保障，人口集中，需要殷切，一方面物價開始高漲，漸漸地形成重物輕幣的觀念，囤積貨物；一面因運輸困難，外貨不能大量傾銷，而使國內的生產利潤率普遍地提高。於是促使五金工業極度的繁榮，新設工廠如雨後春筍，這一時期為五金工業最發達的黃金時代。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失去了租界的保障，敵入血腥的統治了上海，中儲券的發行，外貨來源斷絕……使物價——尤其是五金，因為五金的供給，大部仰給於國外。——瘋狂的上漲。那時五金生產者的流動資金轉運非常困難，賣出了生產品而買不進原料，原料價格高過生產品，生產的利潤低於囤積……等種種原因，於是工廠大部收歇停業。但是這現象的主要原因，則是電力的限制和停止供給。工廠中的馬達都停止了旋轉，工人集團的失業、被解散。於是生產機構全面停頓；一方面敵人需要的迫切，而加緊搜刮備存的五金貨物，冀使延長他的反人民的法西斯戰爭，半機械市上五金貨物流動的籌碼的缺乏。於是手工業，半機械的那已經被淘汰去的生產方式，又重新被人們憶起來。使五金工業畸形的發展（如釘類製造）工廠中的馬達機器的停頓，手工業、

半機械的蓬勃。勝利後，法幣和幣幣的掉換率規定失當，於是使上海的物價急起直追——和重慶的物價求得水平。之後，法幣的繼續通貨膨脹，而使物價在勝利後的八個月中生產的、週轉的不斷上漲（製成品比原料漲得厲害）使生產利潤又重新提高，一面工廠用電量的恢復，於是工廠中的機器也又是新的旋轉起來，呈現了一時的生氣。但是目前這生氣已經是尾聲了，而且到了危機四伏的時候。其原因：因為在戰事中的外貨不能到中國來競爭，國內的商品價格依照自己的生產成本。現在國外的生產有機構成的提高，普遍的減低了商品的成本，低於中國遠甚。一方面因為國內的貨幣不斷貶值，使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脫離了生產價值，單獨的直衝。五金價格在戰爭中的急需和敵人的搜刮，使價格暴騰在一般上漲比率之上（即以元計算，戰前每桶為八元三角，勝利後最高九萬六千元，現在為六萬元，上漲率最高時一萬一千七百倍，現在七千二百倍）而國內的價格則仍維持在一般物價的水平，於是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有相差幾倍的。一方面在戰爭中，商品的銷路最大的是商人和商人之間的變轉買賣，將商品當做皮球，在市場上踢來踢去，囤積暴利，真正的實銷則寥寥無幾。往後這種畸形現象將被淘汰。而國內交通困難，客銷不動……等，使五金銷路非常狹隘。

環顧國內——上海的五金工業已在危機四伏中呈現將崩潰的狀況，若不及早補救，前途一定不堪設想。高談中國工業化者，對之作何感想？

「紀念五一」在百貨業

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是職工自己的日子，在上海有盛大慶祝，事後并有遊行，在職業界，亦相當熱鬧，尤其是百貨公司，當晚在山海關路育材中學舉行盛大文藝晚會，中國勞動協會領袖朱學範先生亦蒞會指導，並致勉詞，陶行知先生是最受歡迎的一位，他的演詞又通俗又有力，他說到每個人，要吃飯必須要用手和腦。他說：「要吃飯，不做工什麼人？王八蛋。」尤其意義深長。餘興節目特別多，永安、國貨，新新的活報劇得失錢莫是體無完膚，先施大新的歌詠隊亮有力。並有ABC內衣公司某女同事獨唱「黃河之戀」，女會友的自由舞，名符其實自由無拘束。





談談戀愛(上)

章亦泰

或曰：現在日子難過，飯也吃不飽，還談什麼戀愛；或曰：戀愛和吃飯同樣重要，非談不可。兩種說法，不論孰是孰非，都說明，戀愛是生活的一部分。

大家生活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大問題。社會有待於大家不斷地奮鬥而納之於合理，大家的生活才能趨於幸福之途，而戀愛問題之整個解決也有待於社會大問題之整個解決。

然而，正像我們不能因為整個社會大問題沒有解決而不吃飯，同樣的，不能因為生活問題沒有全數解決而不談戀愛問題。

今天要活命，並且要活得好好，必須勇敢地鬥爭，戀愛是生活問題之一部分，也必須勇敢地鬥爭地解決之。

勇敢不是不管三七廿一，橫衝直撞，戀愛也不是隨心所欲，胡來瞎碰。

有些朋友，上了些新舊文藝上才子佳人胡說的當，把戀愛看得特別神聖。其實戀愛既是生活問題之一部分，我們為社會工作，不到削人，不害人，以自己的汗水，精力，勞動換取生存，以別人的汗水灌溉自己的幸福，我們的生活本是神聖的，戀愛既是生活的一部份，有什麼特別神聖呢？

思想是生活的反映，說什麼戀愛神聖，喊什

麼「啊，愛呀，你是我生命的泉源！」的那些人，他的生活一定不是神聖的，真正神聖生活的人，他的「生命的泉源」決然不是什麼「神聖的愛情」，而是以自己的血汗換取來的柴，米，油，鹽以及別的活命的必需品。祇有生活不神聖的人才自私地把愛人也看作私有財產似的，視為「禁脔」，而不把愛人當作活生生的，有自己的靈魂，有獨立的人格的人。正因為這種自私的觀念，所以發生了些什麼「愛的波折」，就割去肉也似的難熬，「神聖」云云，可羞也夫！

戀愛「神聖」論的孿生兄弟是戀愛「自由」論，戀愛「絕對自由」。其實，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凡事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參與其事，就不能絕對自由，而必須受到一定的約束，一定要為自己打算也為別人打算，這裏，一種人對於戀愛沒有考慮，想愛就愛，愛了再說，熱情充沛，情感衝動，如火如荼，愛了一回，「日久頑生」，造成「遺憾」後果，自苦若人，何苦也，這樣的「自由戀愛」是對人不負責任，還說是「羅漫的克」。另一種對戀愛採取玩弄，想「搗外快」，祇為自己，不顧別人，更是洋場惡少」的卑劣作風。兩種人，其本質上是相同的，先為自己打算，或專為自己打算，一句話，自私——雖有程度上的差別。

更有些人說：戀愛是博大的，無分階級的。這種說，在字面上固然很好看，但按諸事實，當今天人類社會在經濟上已有「一律平等」之際，由於經濟之中，博大的階級的愛與憎在多種多樣地搏鬥之中，博大的階級的愛與憎是不明就裏的，天真爛漫的幻想而已。戀愛亦然，琴與瑟可以相和鳴，但要把高貴的披霞都從沙龍里搬到灶披間內和胡琴伴奏，到底是「少有出見」的事。這不是當事的男女兩人之間的問題而干緒萬端的社會大問題。

此外，還有些為人很講道理，很正派的朋友因想戀愛而又不敢戀愛，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由往往在怕負責任，甚至最好不要自己主動，這，如有些不幸的後果，似乎在良心上與事實上都可以少負些責任，因之把戀愛的念頭埋在心頭，這種態度，表面看看還好，實際上，怕負責任，甚至想逃避責任，橫顧慮，豎顧慮，斤斤較量，患得患失，這也祇是光為自己有打算，貪心有餘，勇氣不足，自私懦弱，愛而無己之矣。

總之，我們生長在這個自私自利的社會裏，深遠的教養，使得我人全部思想中都多多少少種下了自私的根，表現在各種問題上，在戀愛問題上亦然，不願在生活上，思想上做舊社會的奴隸的人，應該在戀愛，這件「人生大事」上面確立正確的戀愛觀。

所謂正確的戀愛觀，也許可以寫上厚厚的書，但總括起來也不外乎進步的，潮流應乎當前的社會發展趨向與自己的生活實情，合乎正派的做人的道理——為自己着想，也為別人着想，誠懇坦白，互尊互助，不自私，不故作。真正的愛自己也真正的愛別人，這樣愛法，才算愛得有些道理。

八年來的保險業聯誼會

王天

一 「保聯」的產生

上海市保險業聯誼會簡稱「保聯」，它的前身是「保險界戰地服務團」。「七七」事起，各地人民一致舉起了抗日的旗幟，他們自動組織了各式各樣的團體及單位，以各種方式為抗戰效力。保險界也就在胡詠詠、羅北辰、楊經才、馮貽德、葛宇廣、郭雨東、郭佩弦、謝壽天、董國清、諸先生發起下，組織了一個「戰地服務團」，號召保險界同人參與民族解放運動，並會積極地如慰勞、宣傳等抗日工作，自廿六年十一月，國軍西撤，此一服務團亦不能存在，且其中很多中堅份子相率離滬，當時自願跟國軍西移參與直接抗戰工作的各公司職員有數十人之多。但國軍西移，並不是抗戰的結束，正是一個更堅苦困難時期的開始，保險界開明之士，在初期抗戰工作的經驗中，覺悟到要抗戰澈底的勝利，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只有更廣泛的喚起人民大眾，讓他們自動的有形式的組織起來，以有紀律的集體的生活方式，代替放散的個別的生活方式；以高尚的趣味的業餘生活代替無聊的枯燥的業餘生活。保聯就在這一個大前提下成立了，那時是民廿七年七月一日。

二 蓬勃時期

保聯從初創到太平洋事變前，可說是一個蓬勃時期，會友從最初一百五十人增至三千餘人，會務活動亦發展到每一部門，娛樂方面有話劇、平劇、口琴、歌詠、弈棋、國樂、魔術、攝影、彈詞等。學術方面有保險技術、文藝、各種智識等講座及國語、漫畫、英俄文、中文速記等班次。體育方面有游泳、拳術及各種球類等活動。關於出版方面主要是會刊及保險月刊。保聯圖書館擁有讀者二百餘人，齊集會從五百冊增至五千餘冊。此種活動真是迎合每一會友的需要和興趣及增加會友的幸福。故那時保

聯在保險界羣衆中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并獲得了廣大的擁護。保聯在救濟難民方面也曾盡過一點力量，這要說到「保聯劇團」這一組織了。「保聯劇團」在這一期中曾作過很多次對外公演，比較大規模的如「生財有道」、「沉澗」等名劇，而最光榮的一次是民廿八年七月廿八日參加「上海業餘話劇界慈善公演」的演出，劇目為「日出」以前。所得票款，全部救濟難民。關於保聯在這一期中其他特別值得提出的如學術部曾創辦過「保聯補習學校」，而一共出了二十餘期的「保險月刊」也曾在全人中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兩項工作在「增進學術智識」及「發展保險業務」方面是盡着很大的作用的。保聯的工作，時常以適應會友的需要為轉移，這正說明了保聯是保險界全人真正的自己的團體。民廿八年以後，抗戰轉入了更堅苦時期，遺留在敵後的人民被捲入了生活高漲的浪潮中，保聯假如不注意到這一現象，它將會被會友們遺棄，於是同人消費合作社及保聯理髮室先後成立，關於消費合作社在最早時期，發售過很多廉價物品，這，每一個得到過實惠的全人確是不能忘懷的。

由於保聯對保險界的意義更形重大，各公司當局在歷次徵求運動中也幫了不少的忙，關於這，主要是出於捐款方式的。而歷次徵求，太平洋公司幾乎每次出費最多，丁雪農先生在保聯有着莫大的勞績，我們在感謝之餘，更感覺到保聯真是一個上下層合一的團體，它的重要性，超乎本業其他一切組織之上。為此，保險界全人更應如何愛護保聯，培植保聯嗎！

三 艱難困苦的四

由於整個上海的陷入敵手，一切民衆團體和民衆工作必然的會受到敵人的監視及限制，尤其是產生在抗戰中與一直和敵偽作着不折不撓的鬥爭的保聯，更會受到敵人的迫害。但我們很深切瞭解到，一個獨立自由的新的中國是會來的。故這時的保聯主要的是必須保持這一機構，不使摧毀，於

是將一切抗日書籍全燒燬了，稍帶政治性的活動也全部停頓了。但不是說將門完全團閉起來，我們將工作的重心完全轉移到福利和娛樂一方面去，因為這時保險界同人的生活更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我們曾想盡各種方法，想充實合作社，想改善理髮室，想舉辦其他福利事業。這時保險的困難是可以幾方面來說的，第一是受到敵偽的監視，不能多方活動，有甚且存這個顧慮：「啊！我們能保持這一機構已很倦了！」第二是由於敵偽軍事失利，後方經濟不穩定，影響到工商業不振，而最先受到打擊的是保險業，這樣一來，影響到保險的經濟來源是很大的，同時，由於物價高漲，保險界全人對保險福利事業的期望格外深切，但既然物價高漲，幣制貶值，那末福利事業也就格外難於經營及管理，也就很難滿足全人的要求。第三，由於保險公司的不斷關閉及開設，保險界全人的流動性到了空前巨大的程度，這給予保險工作是一大困難。第四，由於時局的動盪及生活的不安定，這樣一方面影響到保險工作人員的工作熱忱及容易流散，另一方面很大影響到保險界全人的情緒，他們由積極而消沉，或忙於自己副業或兼職，保險無論何種工作也就引不起他們興趣了。

但不是說這時保險一切都停滯起來了，它抓住每個機會，千方百計為會友服務，而且對每年徵求會友運動從不間斷，甚且在民卅一年一次徵求中，成績格外良好。在這一時期中，學術部曾舉辦過一次「保險技術講座」參加者有二百餘人，話劇組也曾作很多次實習演出。在這敵偽殘酷統治的四年中，我們為了保持此一保險界全人所手創起來的保險，曾忍受了種種磨難，將會務活動減縮到最小限度。一方面非但不和敵偽合作，而且不斷在全人間喚起對敵偽的仇恨並坚定了全人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四 從勝利到現在

同人所朝夕盼望的勝利終於實現了，保險被解除了敵偽的桎梏。去年十月我們曾假座俄國藝術劇院舉行過一次「慶祝大會」，到保險界全人四百餘人，這一次大會正如一個被囚禁了四年的囚犯從牢獄中釋放出來後向陽光的第一次呼吸。我們希望，我們檢討以勝利直到現在的八個月的會務，學術部曾舉辦過「生活座談」及「學術演講」，娛樂部中話劇曾對外演

出兩次，歌詠班亦已於最近復興，圖書館曾收集了一部份新出書籍，理髮室依舊為會友們服務，而最近婦女部亦已成立了。但無可否認的，八個月來的會務活動進行得相當緩慢的，這裏不能不牽連到上海整個的保險業務的盛衰。戰爭結束後，由於國內內亂之時斷時續，政治之不見民主化。尤其在敵偽時期登記的數十家公司相繼倒閉，此影響保險的徵求運動遲遲未能展開。如今本埠原有公司加上內地遷滬公司已有近百家，業務亦漸見發達，保險即發動了第九屆徵求運動，正合其時。本屆徵求運動，目標為四百萬分，在各工作人員及會友全力推動下，定能順利完成。

具有八年歷史的「保險」，它和敵偽的不屈的鬥爭的史蹟，它在保險界全人所下的種子，將永遠不會叫人們忘記的，而且也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所抹去的。

歡迎批評！

歡迎投稿！

創 辦 六 十 七 年

源 生 牧 場

A 級 新 鮮 牛 奶

品 質 優 良 營 養 豐 富

電 話 二 〇 六 六 一

愚 園 路 四 五 七 號

「青天白日」下

點了燈籠上社會局

晚民

——訪問天韻樓職工——

幾年前重慶，吳稚暉老先生曾經有一次在白天，提了燈籠去見蔣主席，主席看見這付模樣，大吃一驚，當然要問個明白，吳老先生却不慌不忙的說了：「外面雖然是青天白日，但賽過暗無天日，所以我祇好點了燈籠而來」；言中幽默，然而令人感慨。而想不到此時此地的上海，也發生了這樣巧合的事，一羣天韻樓的職工，為了職業的保障，無可奈何下點了燈籠向社會局請願，一時街頭巷尾談話資料，爲了想探聽這事件的真相，記者走訪天韻樓，探知詳情如下：

天韻樓遊藝場，已經有二十多年歷史，可以稱爲小市民最經濟的娛樂場所，一直遊客盈門，生意非常興隆，場裏有茶堂及攤戶七十二個單位，包括有職工一千多人，他們按月付給公司當局租金，並且還領照會，不料晴天霹靂，最近公司當局突然一道命令，不顧這一千多職工死活，藉口公司要改組，統統叫他們搬出去。於是問題就這樣發生了。

「我們接到了這種的通知以後，就推出了二個代表去向公司當局負責人談判，但是他們一口回絕，竟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那位負責人說：「我們祇好寫呈文給社會當局，希望當局能出來調解，却不料社會局認爲這並非是勞資糾紛，置

之不斷，這樣一來，我們大家祇好眼看自己活活餓死了，因此在二十五日，場裏全體職工，先在總工會門口集合後，大家點了燈籠，結隊到社會局、市政府、警察局等處去請願，我們這樣做，實是在被迫沒有辦法」。

「那麼，公司當局的所以藉口要改組，究竟又是怎樣一件事呢？」記者這樣問。

「原因是爲了警察局下了一個通知，要各公司當局改良場內秩序，整頓風化，提高娛樂水準，這當然是須要改進的，但公司當局却認爲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就此索性說要改組了，要把我們全體都趕出去。」

講到場內秩序不好，娛樂水準的低落，這完全公司當局負責管理上的不良，並不關我們這些職工的事；再說到風化問題，過去因各工廠關閉，許多女工失業，以致很多人到這裏來充女招待，我們自從得到了通知後，自己先在着手整頓了，女招待在二個月前已禁止再進場子內，我們正慢慢在設法，使女招待成爲一個正當的職業。

到這裏，那位負責人又繼續說到請願以後，事件的發展。

「這樣，承社會局經濟行政處顧處長場力的斡旋，和公司當局再行進行談判，結果，公司當局答應了再延長五個月，在過時期內，一切都維

持原狀，也不加租，這就是說到九月三十日爲止；這樣的契約，我們是根本不願訂的，但被迫得沒有其他的路可走，所以祇好簽了字。

五個月的時期是很快的，試問在現在這種社會上的情形來看，叫我們這許多職工失業了到那裏去？當然，這簽訂了契約以後，又給公司當局多添了一種叫得響的藉口，我們的生活有什麼保障？」

這裏不得不指出的，天韻樓職工的事件，並不祇關於天韻樓，因爲除了天韻樓遊藝場外，還有大新遊藝場，先施樂園，新新屋頂花園等，這許多遊藝場所裏的職工人數相當龐大，現在天韻樓的職工們却首當其衝，第一個先被開刀，當然其他公司當局鑒於前例，說起話來要便當得多了；每個人期待勝利，守光明，也無非是爲了自己的生活可以安定，現在却反而原來安居的禍從天降，樂業的橫遭失業，一切都比做偽時代更黑暗，這就不得不叫天韻樓的職工們，白天裏請願要點燈籠了。

這問題應該由誰來負最大的責任，一個真正肯爲老百姓謀幸福的政府，或地方當局，是不能置這許多的職工於不顧，應該爲這些職工們的生活，覓一保障。

歡迎定閱！

歡迎介紹！



有人在她們背後釘梢

陳淑英

上星期二，

我和每晚一樣，擊了教本跑進夜校教室，在暗淡的燈光下發覺少了二位同學，盧志芳和李錫貞。

「也許她們生病了吧？」我心裏這樣想：「或者

家裏事情忙，不能來。」

過了三天她們還不來，但又少了一個：張巧貞。我奇怪起來了，這幾個都是年齡相當大求知慾相當高的同學，即使不得已有事，也總是早一日請假第二天必到的，為什麼這一次……難道我的教法她們不滿意麼？也不致於她們會不告而去，我和她們向來發親熱要好，她們是會指點我的，那末……

隔天白天，我提早離開寫字間去找張巧貞。她正在刺花。

「你為什麼不來上課。」
「因為，因為……」她欲言又止地：「因為我不空。」

「聽說，」她的母親是個好母親：知道自己的不幸，非常關顧自己女兒的。」怎麼不空？不是昨天我叫你去的，你說不高興，忙着刺花。我說，花慢慢刺反正不等錢用，讀書要緊，識幾個字多好，再不會像我老太婆這樣……」

「來吧，張巧貞，伯母說慢慢刺讀書要緊，你為什麼又出了別的主意，是我教得不好麼？」

「不，」她堅決地搖着頭，可是眼睛裏滾着淚水：「陳老師，是因為……我，我不敢……」

我就着她的手誠懇地問：「告訴我吧！究竟什麼道理。」

「有什麼道理呢？」她低下了頭：「有人釘梢，釘我的梢，在背後嘍嘍咕咕的什麼不好聽的話都會說……」

哦！那末盧志芳，張巧貞一定也爲了這個道理。于是我告訴她我可以送她回家，擔保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換着道理去找李錫貞，從她嘴裏得知了釘梢的人就是一個課室裏的陸文伯，不識這個年紀將近二十自稱是什麼團員的傢伙，平時總是烏溜溜的賊眼釘在她們身上，原來是這條伙不是爲讀書而來的。我告訴李錫貞我已經有了辦法，她放心來讀書好了。

跑到晚校裏把這事告訴了各位同事，請大家想對策。結果，決定請陸文伯升高一級，從我們這一級調出去，面把我們這一級的時間調得前一些。

爲什麼我們祇能請他「升」級而不開除他呢？因爲，他的父親是本區一個出色的惡棍，得罪了他，我們的義務夜校隨時地有關門的危機。

別的公司已經因三萬二千五的收入不夠在發動再度調整的要求，但我們還是二萬六。我們的老板似乎沒有一點想調整的意思。不是爲了湊熱鬧，爲了要活，我們迫不得已只好請資方「被動」了。

事先我們六個人在宿舍裏提出三項來討論。第一是要求的目的，第二是怎樣提高同事的堅決性；第三是怎樣跟三個分公司採取一致步驟。

我們不得不這樣解決，但這是不夠徹底的。

因此，我想出了一個補救的辦法：把她們組織在一起，由我們夜校向熟悉的絨線公司接洽，弄來一批絨線，發給她們編結，規定白天有空，輪流在各人家裏集體編結，因之，使她們的感情更融洽，而放學回家便總是一同回去，加強了力量，使得別人無隙可乘。

到今天爲止已經第五天了，似乎，的確壯了她們的胆，也加深了她們的交情。她們說。

「背後釘梢有法對付，我們人多不怕他。」

粗心並不等於大胆

陸志良

對三個問題雖然祇是六個人，雖然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結果沒有得到一致通過的結論。

對第一個問題，一位同事以爲既然我們也是百貨公司，其他的百貨公司既然提出的要求是十一元以上，那末，我們也應該一致。這，立刻被另三位附和贊成；另一位的意思以爲各有各的環境，資方的盈餘不能應付我們這樣的要求，我們應該以不損傷資方的血本爲原則，

應該提出的要求是六萬到八萬。我是同意後者的，但經不起前者的「多數」的固執成見和反對，祇好暫時保留下面二個問題。

四位根據了前一點點，樂觀地以為只要對同事說「我們爲了要活必須怠工」，就可能提高同事的堅決性的，誰不希望調整待遇？誰不希望徹底成功？我以為話雖如此，但資方的打擊或各個擊破的陰謀，我們不能不防，所以非先加強他們的警覺性和勸說他們不能單獨脫離陣營不可。另一位贊成了我的意見。有二位也感覺到應該考慮，但發言者繼續強調在要求改善待遇下步調沒有不一致的，結果還是他們佔了優勢。

對第三個問題他們仍舊是一貫作風，以為祇消打電話通知各公司便好了。另一位指出這太單純，完全忽視了民主作風，應該事先派人去接洽，鄭重商討，徵求他們的意見然後定方針，但被否決了。理由還是一個：要求改善自身待遇誰會反叛自己？連我提出的是否要弄個暗號以資連絡這一點也被推翻了。

另一位重又提出意見，並且發生警告不應對事感得過份單純過份樂觀，雖然有一部份同事同意我們的話，結果總因爲站在那一邊的多，縱然我們如何地堅決反對，還是服從了「多數」。

之後便是規定通知的方法，總計宿舍裏的同事約如權均有二人至三人不等，各櫃的同事便規定今天在座的同事分別向各櫃通知；至於分公司呢？我的意思派人去接洽，但經否決；以爲時間跟人手不允許。另一位提出即使打電話也分別來負擔，可以詳細商討，仍舊是人手關係決定一個人負責，而且老張自告奮勇已經接受，談到要否暗號傳遞行動步驟，還是沒有不爲自己生活打算的說法推翻了前議。

第二天，我們決定採取行動的那一天，果然各同事的情緒非常之好，而且有的還發表了自己的意思；等到勝利以後市政催一高明的議施，放汽笛的時候，我們，全公司同人不管是第一班還是第二三班吃飯的，統統烘進了飯廳，就是說：我們開始行動了。

聲音亂轟轟的響，各自在發揮各自的高見，等待，等待答覆。「還是沒有請來書還是有人已經跟老板談過？」

是一個較高的聲音。立刻，人們面面相覷了，真的，要是老板不知道，我們這一輩子也是沒用的，而且這種一無理由的聚在一起，沒有正式通知，這個過錯顯然是我們的。

我們於是亂紛紛的叫喊着各人的名字，但結果還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甘願當代表。正是這時候，老板却出現在我們面前了：顯得慌張狼狽，顫抖着聲音說他已經從第一分公司接到電話同事因爲生活難維持逼不得已採取怠工，他說他非常同情，但不知道各同事的要求是多是少。我們沒有回答，催是你看我，我在沉默的利那間，他是鎮靜下來而且嘴角上掛上了微笑，他說他正爲了是公司定一宗便宜的貨色在打電話，不能停留耽擱，什麼事在我們有多交情的前老同事是都可以開誠公佈談一談的。各位且繼續安心工作，另一方面派代表來談。說着他走了。

於是烘聲又從飯廳裏響起。喊到老張，老張急忙說他已經盡過義務；打過電話了。喊到老孫，老孫躲進了老李的背後，面孔發了白拼命搖着頭。結果推定編織部的老邱內衣部的另一位和化妝品部的我。我們三個人跑進了經理室，老板先我們開口說：我現在不先通過董事會，自己負責個重任限三個分公司一樣，先借給你們每人二萬。分公司？這是晴天霹靂！看來分公司是已經答應了；就是說：我們的力量單薄了！但我們既然代表，而且已經站在老板的面前，我們不能不把同事們的意思說出來。我們把希望告訴了老板。

他咆哮了。他說我們在跟公司搗蛋！我們要拆掉這公司。果然別的公司也提出這樣數目要求，但他們營業比我們發達十倍廿倍，我們不顧一切地妄提要求，簡直胡鬧！我們退了出來，把經過情形，向各同事報告，馬上撥電話問分公司同人，說是接了我們的電話總跟我們採取「一致步調」的。陣線於是動搖了，有的同意接受，有的甚至高喊肚子餓壞了，但，另一位又發言了，力竭聲嘶地說出了我們過份樂觀所釀成了現在的局勢，但不是不能挽回的，祇要我們仍舊堅持不屈；祇要馬上通知各分公司拒絕接受，並且繼續行動。

各同事同意了，有的高呼一切由你們三位作主的話。我們重新跑進經理室，說我們經決議後願意顧全大局把要求減低到不傷害公司虛



談女人翻身

洪荒

讀「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後

「婦女解放」，「女人翻身」，這些話已經

給說了不止十多年了。但到現在，中國女人獲得真正而且澈底解放的，板開指頭數數究竟有幾個？一月前！婦女節，萬餘婦女大遊行。當看到她們不去「高尚的」電影院聆聽「名人」關於「婦女應該三從四德」的妙論，下午不去「幽雅」的舞廳參加「茶舞會」，陪伴「達官外賓」的跳舞喝咖啡，却甘願餓着肚子，冒着雨，到處開會，貼標語，我深為她們的堅強的意志所感動。這是一羣對自己的解放運動已有高度醒覺並正起步走向真正解放之路的婦女。但要真正而且澈底的解放，先喊口號和貼標語是不够的。她們還須努力，還須從種種的實際行動上去表現，去爭取。

這裏，「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是一個最好的婦女澈底解放的榜樣。

折聚英，本來是個逃荒的孩子，爲了減輕負擔，也爲了希望她或許能獨自去過一些稍好的日子，她母親和她奶奶含淚把她以兩半斗粗穀子換給了人家做童養媳。她走出一個地獄，又走進一個地獄。她受遍一切難於忍受的苦若挨飢、挨寒、挨打、挨罵。比起都市婦女，她更差遠了。「嘿！她還會翻身哪？太陽從西天出；太難了！」許多人都會這樣想。然而，一點不是夢，一點也

沒有神話氣息，她真的，而且澈底的獲得解放了。她現在是邊區的女參議員——折聚英，過去的逃荒者，童養媳，現在的女參議員！

折聚英翻身了，她不再受公公的折磨。她擺脫了一不務正業的男人後，和滿身帶着革命的花的殘廢軍人結婚了。她從文盲變爲學習的模範，她以並不健康的身體成爲勞動的英雄。她現在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

怎麼會轉變得那麼厲害的呢？「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訴了我們，她一步步地走向革命的路程。「革命就是解放！」放小脚，把頭髮絞成「短毛蓋子」，那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她的決心。憑這決心，在公公和男人的姊姊逼她回房成親的一天，她丟棄了這一家，憑這決心，她克服了一切智力上的困難，成爲「學習之光」和「勞動英雄」。

也許折聚英這樣容易被解放，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環境的現成。的確的，就在今天的上海，一個也算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休說一個下層女人，就是「高等淑女」，除了陪伴「達官外賓」們跳舞喝咖啡，可以稍獲經濟上的「解放」外，第二條真正解放之路也嘗的很。但路仍是羣衆踏成的，中國婦女能否全部真正而且澈底解放，今

後得看婦女界自己的努力如何了。

決定力量；爲了表示「清白」，寧願停留在喊口號貼標語階段，終於對現狀甚至反動派屈服呢？還是本身解放的目標放在第一，聯合羣衆的力量，不怕一切毀謗，不怕一切惡意的帽子，和陰謀家展開無休止的鬥爭！

願折聚英不但是邊區婦女的榜樣，也是全國婦女的榜樣。

本刊徵求

直接定戶五千份

本刊爲優待長期讀者特自本期起擴大徵求定戶五千份凡讀者於五月底以前向本刊直接定閱者得尙可享受下列優待。

一 預定價目：

- 一個月(試閱)四冊 國幣壹仟元
- 三個月十三冊 二仟八百元
- 六個月二十六冊 五仟五百元
- 全年五十二冊 壹萬另五百元

二 凡直接定戶一律於本刊出版之日當天送達。

三 外埠讀者定閱郵費免收(掛號照加)

四 本刊因紙張或印工漲價而增訂售價時直接定戶概不加價。



我選舉誰？

讀者先生：

今天工作完了以後，我拖着沉重疲勞的腳步，走回原所，鄰戶長非來說：「明天在仙樂司要舉行選舉了，時間是早上六時起至下午六時止，並且奉保長指示，必須選舉此二人，」說時拿出二張楚楚大方正措特號字體的名片來，一張是虞舜，後面附着長長的頭銜，什麼市商會會計師公會事務所顧問理事主任等等一大套，我和他真是素昧平生，另一張是徐國懋，履歷更長更偉大了，包括教育政治金融社會諸方面，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嚶！徐先生正就是我們的經理呀！

可是，以他在行地位之高，而我的地位又如車下，當他上任之初，又不夠資格去參見他，想來這一輩子也很難有機會熟悉的了，這也只好算是平生素昧。

照理，因上司下屬的關係，理應選舉我們的徐先生，但這是從循情自私的觀點出發，恐怕貽人以貽嫌的口實，而在我本身也不屑這樣做，選X先生嗎？這樣盲目胡來，關係市政前途，利害的得失至大，我不願違背良心，作掩耳盜鈴的妄舉，棄權不選嗎？我又怎能放棄小市民所僅有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民主

你提出的問題，的確值得檢討，為了選舉，我想正有不少像先生同樣的朋友在感到迷亂和惶惑呢。

首先你要瞭解這次選舉，基本上是上面下的包辦性的，各處保民大會所演的話劇就是說明了這一點，所提出的各候選人，都須經過嚴格甄審，這就是說當局不同意的人，是不愁沒有方法淘汰的，例如舒月橋先生被選為保民代表後所遭遇的種種為難和暗示（請參閱本刊三、二）一方面也沒有客觀的條件，——你若沒有浩大的資本，保長先生會給你非提示嗎？必然的要知難而退了。所以這一種的選舉，完全操縱在執政者的手裏，讓一般政客舉戶門來串串熱劇，玩玩把戲而已。一個平民想登此候選人的祗席，真是絕不可能！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民主。同樣在上海，國大女代表選出，有工人學生文化人等各個階層，倒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在瞭解了這次選舉的內幕之後，我們對於你選舉誰的問題，試作如下解釋：
一、在消極方面，你若認為這二位先生，你都不熟悉他們的為人，未便輕舉妄選，那就乾脆棄權，要是棄權的人數一多，是可以否定他們的地位的。

的一分權利，豈不有失大國民的風度嗎？
前思後想，左右為難，我選舉誰？真使我不勝迷亂。而且，更迷亂的是，我認識的有良心有骨格有耐性，忠正不阿，為社會謀福利，不包庇漢奸，不唯利是圖的人也有，為什麼我不能把他們提出來參選？務懇先生賜答，以開茅塞，此頌
撰安 史理雅謹上 四·廿七。

於整個機關的內容，X君的思想行為辦事能力民作主風以及對同人的態度等一切情形，自比外界明瞭得多，從同事們的談話中也可能獲得資料，若認為難於信任的話，那你不妨選舉他。
三、採取保留的態度，暫時的選了他，他將來若違背諾言，拋棄市民羣眾福利時，應該立刻加以揭發制裁或罷免他。
四、要想真正參與競選，第一先要爭得真正民主的保障，但這不是少數人所能辦的事，時間上也決非一蹴可就，是要經過不斷的艱苦鬥爭而得來，意見以為如何？專此奉覆
即致
民主的敬禮
編者 四·二十八。



阿王哥

捷夫

——集體的力量才是力量——

阿王哥，誰對他都很面熟，但是許多人都不知道他叫什麼的，事實上他除了根本部份的同事談生意經，或愁愁柴，米，油，鹽之外，不大看見有別人會跑過來開開心心的談上幾句，一件灰褐色的布長衫，領頭也做了，下擺縮得短短，一隻垂了後跟的舊皮鞋，在雨天時也充作皮鞋，額角也沒有紋路，然而難得看見他帶上一臉笑容的時候。

「噢！怎麼我買紅的，你給我綠的？」
「我的找頭呢？格糊塗做做職員？」生意一忙，頭腦發昏，錯給了客人是難免的。
「阿王！怎麼一回事啦？」部長看見這種情形，很快的跑了過去，阿王哥有什麼話可回答，祇有悶聲不響，給客人掉好貨物，對付找頭，生意忙了一陣，却又空下來了。

「阿王！你在公司做了許多年，給客人的貨物也會交錯，轉給念頭？」轉給念頭，部長或許不會知道，阿王哥的念頭却多着呢？「電燈費還沒有付，孩子要棉袍子，洋粉交裏的米沒有了，當了的舊皮袍子要去贖，丈人處借的錢，做頭上去還清……」

「通告寫好沒有？準定要這樣做，還有，今晚到老地方去開會。」
「我曉得哉，不過現在有多少老職員……」旁邊一個櫃檯裏的小陳老眼一個同事轉臉誼會的會務。
「怎麼說？有什麼消息？」阿王哥也很關心組織誼會的事，小陳們的談話，他常常跑去聽聽「小陳，工錫加啦，阿是發工錫的消息？」
「是，工錫遲不了幾時發的，阿王哥，你加入誼會嗎？」小陳不止一次這樣的回答過他，也不止一次這樣的問過他。
「有什麼不想加入？實在，你們要曉得，我是簽過「悔過書」的，讓我再等一等吧。」

「好，沒關係，隨便罷，」另一個同事說着跑開了。
「這一輩小伙子倒辦得不錯，工錫誰不要加？但是加入了會，是違背

「悔過書」的呀！結社，集會，犯法的，停生意……」一層霧，還纏住阿王哥的腦海里，「誼誼會在做些什麼？他們也不會告訴過我……」兩只脚不自主的踏呀踏的，仍舊回到自己的櫃檯裏去兜圈子。
「阿王！小陳跟你說些什麼？部長祇有在阿王哥嘴裏，打聽些誼會一類的事情。」

「沒有什麼，說要發工錫。」
「工錫老板終會發的，他們在搜的什麼工會，你加入了嗎？」
「不，不，沒有加入，沒有……」阿王哥的心，冷一陣，熱一陣，又跳了一陣。

「同你說，這是張部長大發議論的機會「這些工會，終不會有好結果，物價漲了，老板多日賺，公司裏的難道你還不夠吃二十八年時候的苦頭？你在公司裏那多日賺，加工錫的，難道你還不夠吃二十八年時候的苦頭？你要隨時留心點，這些會讓他們去搜，搜得好，我們一樣有工錫地上看想好我們何必去充「初一」？他們要你加入，你……」張部長不說下去，阿王哥已全到明瞭。

「張先生，人事科來電話叫價上去，」學生子叫喊聲打斷了張部長對阿王哥的訓導。

「叫你們部長到賬房間去領工錫！」從對過部份裏帶來了喜訊。
「謝謝罷，此地的王先生在那裏！」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臉色臘黃，一看上去滿面孔顯現着急與愁，小陳對她並不陌生的。
「王先生剛剛跑開，王太太有啥事體嗎？」
「請你交給他，」在小陳的手裏，接到了一張字條。

「啓者鄙人今有急需，欲款項應燭，望君從前將所借之法幣肆萬五千元擲還，為要，此致
王先生台照
弟徐義條 十二月十五日

「好放心，等一回王先生來我交給他。」王太太緩緩地退出了公司。
「阿王，你去什麼地方的啦？好拿工錫了，五萬四千四百元，找我有嗎？」三四個同事擁在一地，部長手裏的職員薪金單，像他們的判決書。
「有有，找你六百元阿是？」阿王哥數了一遍又一遍，骨挺的老法幣，仔仔細細的往袋裏一塞。
「阿王！你的太太送來的字條，」小陳曉得這樣字條會傷阿王哥的心，但終於交給他了。
「……前借四萬五千元擲還……徐義……五萬四千四百元……付電燈費，做孩子的棉襖……老板自然會加工錫……加入誼會……」

「喂！買東西！這裏沒有伙計的嗎？」又一個客人在那邊喊叫了。

職 工 的 故 事

二 三 年 又 三 年

浙東的東錢湖。

在這周圍七十二里的湖區里，要是提起張老大的話，那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得；但這麼說，你一定以為張老大是這里的大財主，或者是什麼鄉保長之流，不，不，全然不是這回事。

張老大是一個五十幾歲的窮光蛋，一個往海洋里去捕魚的漁船上的把舵，祖上會留給他二隻天漁船，可是一隻在二十年前因修築堤壩被他捐費了，另一隻就在「魚兒難捕船殼重」的年頭里，轉落在他的手中；十年來，他就富着鄉計，顯靈的心田，家誦戶傳，湖區里的人都會翹起大拇指說：「張老大，好人哪！」

善良的人民，當他們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不能有所作爲的時候，他們就把希望寄託在別人心上：張老大和他的家主要就是如此，他們會經下過決心，就是無論怎樣窮，窮到討飯，也一定要讓獨生子小

毛去過學堂，去到上海學生意，不要再做「出腳人」——倒壽的，沒有出息的「出腳人」。

「人要是有心，鐵塊可以磨成針」，張小毛已經小學畢業了；嘻嘻，鄉下人總比城里人強壯，闊闊的肩膀，長長的腿，看上去僅僅十五歲，而且難得的，穿上一件「耀祖揚親」的粗布長衫——這村子里的人，都認為穿長衫也是「命中註定的哩」。

這小子的運氣終算不錯，生意可有着落了，原來前村的阿寶嫂跟張家過從甚密，阿寶先生在上海一家玻璃廠當跑街，因此他對大安百貨公司略有交情，那一年上海鬧着畸形繁榮，公司要擴充營業，新添許多職員練習生，阿寶先生居然費力把小毛介紹好了。

這，對於張老大那一家自然是一件大事，對於這一村莊，又何嘗不是一件大事呢？李家送來錢頭，王家送來雞蛋，胡家夫妻倆來道喜：「阿阿，張老大呵，你們小毛出

門頗風，發財賺元寶哇。」

從這個小村鎮到上海去，必先要趁小汽船到甯波，由甯波再搭輪船轉上海；動身的那天，汽船碼頭上擁滿了人，自然，張老大夫妻倆也在人叢中；在這種場合里大家總三言兩語的說些吉利話，「日子很快哩——眼睛一霎，三三年生意學滿了，就可討老婆了。」

別了，張老大夫妻倆覺得好似心頭割去了一塊肉，想起此後自己的孩子要被人家去差使，在高興當中就嵌上了悲痛；張小毛呢，在這種場合里他好像成了木偶，任人安排；不過他有一種感覺，過去的日子，他好像坐在一隻有靠背的椅子上，現在這靠背給拆去了。

坐在汽船中，他抬頭望着天空，看悠悠的白雲，他不時的用袖子抹去眼淚，這小子，跌進社會的洪爐里了。

五天之後，從鎮上的店家轉來一封上海來的信，漂亮的信封上印有大安百貨公司巨廈的縮影，真不

錯呀，這末高的房子，抬起頭來看屋頂，可真要掉下帽子呢；張老大夫妻倆捧了信件趕到私塾里的王先生那邊，王先生戴上眼鏡才知道，「嘿，小毛來信了。」

王先生告訴他們信上說的兩件事：第一樁是小毛進公司並沒有拜先生；第二樁是小毛是在公司里的玩具部里當練習生。

夫妻倆聽到這兩句話後，可沒有剛才那麼高興了，「沒有拜先生」，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窮人家不拜個有錢的先生，將來靠誰來提拔？「玩具部，這是那一行呀？」他倆請問王先生。

王先生靈了幾下眼睛說：「玩具部——大概就是新年里，戲攤頭上賣的泥菩薩，紙球，玻璃彈子這些東西吧。」

天哪，我們小毛學的是這一行？這是一個暗影，籠罩在他倆的心頭上。

× × ×

張小毛，他在公司里叫做張富財，可是同事淘里叫他的卻是「小甯波」在起先的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里，他似乎被這光怪陸離的世界所迷惑了，他本能地根據着爺娘的叮囑，「做事要把結」，「對人要和平氣」，無怨無言地工作着——雖然吃力，但比鄉下放牛種田好得多哩

人是在生活當中認識生活的，「現實」這個東西，決不是語言和文字可以把它改變；漸漸地，他懂得這社會上有許多種類的人，有一種人是，帶着姨太太來，挑了許多高貴的商品，開了一張支票，就跳上汽車去了；另一種人是，身邊當票滿袋，到公司來偷一雙襪子，被稽查員發覺了，拳打腳踢的拉到局裡去；再有一種就是這批每天站在櫃檯後，遇轉着巨額的鈔票和各種各樣的物品，但却是吃不飽餓不死的職工們。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感到他不能實現母親的希望：「三年生意學滿，成家立業；」因為許許多多的同事就是一個實際例子。

雖然，他母親還是日日夜夜，時時刻刻的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來。

日子在張小毛母親的期待中過去，一年，二年，三年——整整的三年也過去了。

可是張小毛還是一個練習生，雖然他在職務上已足夠升職了；人是感情的動物，眼看到那班「皇親國戚」做了半年一年就變成皮貨員，任誰都要引起反感的，人們實在這樣冷酷的境況里，自需要某種動力來烘陶——張小毛就常常同許多同命運的朋友處在一起。

「非常時期」里的某一年，公司里每天却是「非常」的生意，但職工們過的卻是非常困苦的生活。窮得不堪的時候，張小毛就把他已套在頭頸上十年之久的銀項圈兌賣了，雖然他還笑嘻嘻的對同事們說：「我張富財今天起獲得解放了。」就在這一個年頭里，大安百貨公司的職工曾經聯名要求公司當局增加薪工三成，事情畢竟在職工們的努力實現了。在五個向公司當局談判的職工代表中，張小毛也是其中之一。

據說就是為了這樁事，張小毛的升職就變成遙遙無期了。

是小毛的介紹人阿實先生小把小毛在公司做代表的事帶到鄉下去，他抱怨似的向小毛的爺娘說了許多話，「這太使我為難了，這太使我們為難了，生意那能可以去同老板爭錢，從來沒有聽見過，從來沒有聽見過。」

村子里的人老早在猜度小毛為什麼三年學不好生意的原因，現在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原來「小毛變了，在外面與頭與腦」。

傷心流淚的，自然是一對老夫妻。

第二年的春天，小毛的爺娘過度，得病死去了，小毛得到消息已是一星期以後，為了看看家鄉，他向公司請了十天假。

自然，他這次回鄉，沒有引起人家的興趣，人們在暗暗地談論着，「四年多了，生意還未學滿哩。」比較接近的隣居則來探一下頭，「小毛來了嗎？人長了，白也白了，不認得了。」就這樣去了。

做娘的是傷心不過的；然而因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她的希望是永遠不會破滅的；在豆油燈下，她側面的向小毛說：

「是時勢不太平，是生意尋得不好……是做娘的苦了你……窮人同富人是萬萬門不過的，阿拉勿要橫財，靠祖上德氣，靠自家運氣，終歸會翻身的。」

小毛默默無言的聽着母親的話，他沒有回答些什麼，他知道母親一時還不會了解，一個人的出路是要與許多人一起開關的。

小毛在家裏就了五天，就匆匆

地回到上海，臨到時，他母親還是像四年前一樣，好似心頭上割去了一塊肉，但他的感覺却不同了，似乎他已經坐慣了沒有靠背的椅子。

再過了二年，抗戰勝到後的六個月。

阿實先生又從上海回到鄉下，在許多人的面前說了許多話，其中也談到了小毛：

「小毛的公司又開罷工，一罷就罷了十多天，結果小毛和許多練習生都升了職員，現在一個月薪水可以買四担米，比我們做跑街的還「吃價」呵，小毛娘，這回你可以不用愁吃愁用了，還有一個好消息，小毛已經有了對象，對象懂不懂？就是已經有了女朋友——公司裏的同事，哈哈，小毛娘，你可以做婆婆了……」聽的人越聽越感興趣，他就越說越起勁：現在時勢不同了，所謂要民主了，老百姓要當權，阿毛現在是職工會的理事，將來可以做國民大會代表，嗚呼！」

小毛的娘聽了，高興自然是高興的，但不知怎麼的，她却湧出了一陣陣的眼淚，大概她想起了：是整整的三年又三年呀！

本刊已在申請登記中



劑製素胎胚正真

蒙生胚

物補天先用
損虧天後補

為轉強滋
強弱身補



凡人體若部所需
胚生蒙無不含育

本品以胚胎素為主要成份配合胚
下垂體人參維他命肝膏磷鈣鈣益

等人體所必需物
質故補力偉大功
效無敵洵為登峰
造極之偉大補品

造製廠藥亞新海上
售均房藥

衛准 291



實售三百元

